

# 临时酿酒师

次仁云丹



去年5月,我接过驻村工作的接力棒,踏上了阿里地区普兰县普兰镇西德村的土地,成为村里青稞酒项目的“临时酿酒师”。说来惭愧,我本是部队转业到地方的一员,大学时学的是油料管线指挥,与食品发酵毫不相干,更未曾亲手酿过一滴酒。然而,当我第一次踏入糌粑公司的仓库,看到那套蒙尘已久的设备时,心中便涌起一股莫名的责任感:这事儿,我得管。

那套设备灰扑扑的,静静地躺在角落里,宛如一头被遗忘的钢铁牦牛,无声地诉说着被冷落的寂寞。糌粑公司经理明久多吉站在门口,手中搓着青稞粒,叹息道:“买回来快半年了,连个声都没响过。不是不想用,实在是没人会弄啊。”

知道这个情况后,驻村工作队立刻行动起来,联系了当初的供货厂家。对方却轻描淡写地说:“你们手里现有的设备还无法投产,要真正投产,还得配上温控、过滤等系统,全套下来得40多万元。”那一刻,我们的心沉了下来——糌粑公司的账上,连20万元都不到。这笔费用,买设备时并不知晓,而是我们来了之后,亲手摸过设备、问过情况,才看清了这个“坑”。

驻村第一书记得知后,翻出采购合同,一页页仔细对照技术参数,白天跑县农业农村局询问政策,晚上则在手机上查找设备厂商名录,一遍遍拨打各类厂家的联系电话。大部分厂家听到我们的需求和预算后,都直接挂断了电话,甚至反问:“你们以为像买台洗衣机那么简单吗?这得全套系统!”终于,成都一家公司表示愿意来看看。我们反复和他们沟通,详细说明村里的海拔、村民的期盼、公司的现状,最终硬是将价格谈到了8万多元。

技术人员进场后,我并未急着让他动手,而是陪着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设备:水处理设备、蒸煮设备、发酵设备、管道、电源接口……越看,我的眉头皱得越紧。

经过几天对设备的梳理,我认识到现有设备只能凑合用,但品质、产量都不可控。技术人员直言不讳,“要真想做产品,至少得增购温控系统、蒸汽设备和过滤装置。”我明白,这意味着又要花钱。但我不能替村里做决定。第二天,我请来了村“两委”成员、糌粑公司法人和几位村民代表,现场讲解了设备的运行逻辑、当前设备的缺陷以及增购的必要性。有人当场摇头:“又要投钱?万一又失败了怎么办?”

我向村党支部书记建议召开会议。会上,我坦言:“这个项目,好多领导都来看过,也都不看好。但前期的钱已经投了,现在停,就是浪费;现在退,就是辜负老百姓的期望。”我顿了顿,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,“如果这次再投钱失败了,被人骂,就骂我好了。以后的工作队来了,也就别碰酿酒这个事了。但今天

就放弃,我不甘心,也不忍心。”

大家沉默了很久。最后,书记一拍桌子:“干!钱不够,我们想办法筹;人不够,党员先上!”

共识达成后,下一步便是培训。设备装好只是开始,关键是要有人会用。我提出必须组建一支“带不走的队伍”。于是,我向村“两委”建议——党员带头参加酿酒培训,村“两委”至少派一人全程学习,糌粑公司经理、副经理必须参训,再从村里选几名有文化、肯吃苦的年轻人加入。起初有人嘀咕:“党员又不是酿酒师傅。”我回应道:“党员不是来当师傅的,是来当火种的。只有你们先学会,群众才敢信、才愿跟。”

培训那周,气温骤降。我们在车间里架着取暖器,一边教拌曲比例,一边讲发酵原理。村委会主任且增顿珠冻得直搓手,却坚持记满了3页笔记;公司技术格桑次仁第一次操作阀门时手抖个不停,到第三天就能独立控温了。

酿酒真正的考验还在于酒的口味。本地老百姓喝了一辈子青稞酒,只认一个“回苦”——清冽之后微微泛甜,随即回苦。可新设备控温精准,酒体干净,反而少了那股“魂”。有人说:“你们这酒太‘乖’了,不像咱普兰的脾气。”

我不信邪,和技术人员一块儿前后做了八次实验。第一次,蒸煮时间短,青稞没“开花”,出酒率低;第二次,稀释水温太低,发酵迟缓;第三次,曲量多了,酒发涩……每次开坛,都有村民围在门口议论纷纷:“温度不够!”“水太

凉!”“青稞煮太烂!”质疑声像高原的风,一阵一阵刮过来。

但我坚持记录每一组参数。我在网上搜索相关的文献资料,同时也向老师傅请教酿酒时pH值与风味的关系;我让村民盲品,不告诉他们哪杯是机器酿的、哪杯是土法做的。第八次,我调整了蒸煮时间,微调了曲种比例。开坛那天,明久经理浅浅抿了一口,沉默几秒后,忽然笑了:“哎哟,就是这个味儿!”那一刻,我眼眶发热——不是因为成功,而是因为被认可。

从此,村民的态度变了。返乡青年尼玛加参研究起了青稞酒包装设计;不少人表示愿意学习酿酒技术,希望成为公司的技术骨干;老酿酒师卓琼玛奶奶颤巍巍地送来一包本地酒曲:“加一点进去,酒更香。”我郑重接过,心里明白:传统与现代,从来不是对立,而是彼此成就。

酿酒的同时,我也开始谋划销路,主动学习农产品销售相关知识,系统研究市场营销、消费者行为及电商平台运营等内容。在深入调研本地资源禀赋的基础上,精准识别本村青稞酒产品的核心优势,明确目标客户群体,分析客户消费习惯与购买偏好。我还画了包装草图:深蓝底色,烫金的山与湖泊,背面印着“一粒青稞,三代守望”的字样。有人笑我太理想化,我说:“如果连想都不敢想,青稞永远是青稞,变不成酒,而酒也就永远只是酒,变不成希望。”

如今,第一批正式投产的青稞酒正在不锈钢罐中悄然酝酿。厂外,村民们不再远远观望,而是主动问:“明天还培训吗?”“我能试试灌装吗?”就在昨天,明久经理摸着冰凉的机器外壳,忽然笑了:“原来它不难伺候,只是缺个懂它的人。”

党建引领,不在口号里,而在每一次为群众奔走的脚步中;村集体经济的振兴,也不靠等靠要,而始于一句:“我们一起试试看。”酒还未启封,但希望,早已满坛。而我,仍在这里,守着发酵罐的温度,也守着这片土地的信任。

## 紫叶线

### 拉萨的那些记忆

梁刚

记忆中的第一道裂痕,在盐粒上结晶  
阿妈把黄昏揉成牦牛绳结。青稞酒正在陶罐底部酿造星辰,那些年  
希望总比黎明更早上窗棂

公路切开冻土时,祖父的鼻烟壶  
漏出1987年的风沙。酥油灯颤抖着  
在铁轨的轰鸣中失眠,而石刻堆  
仍用自己的方式夯实在塌陷的等高线

我看见自己的影子在游客镜头里弯曲  
成为玻璃幕墙与布达拉宫金顶之间的一道背景。客栈老板娘擦拭银碗  
指纹被二维码冲刷成新潮样式

牦牛骨制成的器具在博物馆橱窗迷失  
而山那边,远征的人用体温温热冻土  
他们的掌纹与冰川裂痕达成某种契约  
格桑花将种满曾经的荒凉

手机屏幕在帐篷里点亮微型藏书阁  
少年试图用蓝牙,接收真理智慧  
雪线后退处,高压电塔正以无坚不摧的姿势  
刺入大地午睡的浅梦

祖父的羊皮卷被装订成旅游手册  
页码间游荡着未及诞生的未来  
我数着遗落在318国道的珠串  
每一颗都嵌着光明纯净的心愿

直到某夜,暴雪没收了所有钟表  
冰川在古老的喉音中裂变。牦牛群突然  
集体转向,把幸福的心情烙进沥青路面  
而月光,已经缝合了彩旗撕破的所有伤口

### 麦田里的小满

张培亮

阳光穿过云层,摔在金黄的麦穗上  
微风与鸟群驶向相同的方向  
麦浪像五线谱上的音符  
演奏着一曲丰收的歌谣  
泛黄的麦尖,最后一次等待露珠  
收割机的轰鸣声像极了蝉鸣  
麦粒努力扭动身姿  
她想在小满到来时,与播种的人相见  
蜻蜓在傍晚时扇动翅膀,  
老人用它们飞翔的高低,来确定明天的阴晴  
砖块围成的院子里  
读书的孩子正读到最轻盈的章节  
当一切归于安静,五月的雨滴  
开始以盛夏的姿态坠入南塘



摄影作品《高原明珠》,作者王冰冰。

## 用写作种下自己的『青稞田』

刘航行

作为一名参加援藏工作者,选择扎根西藏的写作爱好者,于我而言,写作不仅是一种表达,更是一种生活和存在的方式。初到高原的那些夜晚,身体在缺氧中挣扎,长夜漫漫,我常常在辗转中翻开苏东坡的诗集,不是逃避,而是想看看,一个被命运反复抛掷的人,是如何把每一个他乡,都活成了故乡。在高原,我用写作种下了一片属于自己的“青稞田”,文字成为了我倾诉苦乐烦忧的出口,更成为我与这片高原之间最深的纽带。

当我第一次踏上这片高原,只当是一段短暂的人生插曲。但西藏以它独有的方式重塑了我,这里的阳光能穿透云层,也能照进心底;这里的风裹挟着酥油茶的香味,吹散浮躁与迷茫;这里的人善良真诚,温暖人心;这里的历史文化悠久独特,激发着我的探索欲。在日喀则的田间、在纳木错的湖畔、在边境村牧场的炊烟里、在金沙江堰塞湖的勘察现场,西藏用辽阔教会我谦卑,用淳朴教会我敬畏,用风雪教会我坚韧。让我渐渐明晰——我要书写西藏,记录高山大河的雄浑壮阔,记录藏地儿女的赤诚热忱,记录抢险一线的逆行担当,记录岁月沉淀下的家国情怀,把雪域高原的风骨与温度、坚守与热爱,都揉进一字一句里。

作为业余写作者,我的写作时间常常被工作和生活切割成碎片。在驻村时,写下多方合力邀请部队军医团队为当地村民开诊用药的艰辛和喜悦;在金沙江堰塞湖现场,书写同事们风餐露宿的担当;在高原山区崎岖颠簸的车上,写下对雪山的凝望。这些文字或许稚拙,却饱含温度。

我曾写过一位藏族阿妈的双手,掌纹里藏着她半生的风霜与慈悲;写过边境村的孩子用汉语和藏语交替朗诵诗歌,声音纯净得像雪山融水;也写过风雪中在一线工作的同事那份如山、担当如铁的情怀。

西藏赋予我的不是奇观式的素材,而是一种视角:在艰苦的环境里,人反而更接近生命的本质,我的笔也

因此变得愈加真诚。

如今,写作于我早已不再是排解孤独的出口,也不再是单纯记录日常的载体,而是扎根高原、丈量生命的精神步履。这片土地给予我的,从不是一时的创作灵感。它让我明白,生命的宽广从不在繁华市井的喧嚣里,不在安逸顺遂的生活中,而在心怀热爱奔赴山海,在躬身实干守护一方,在以赤诚之心书写人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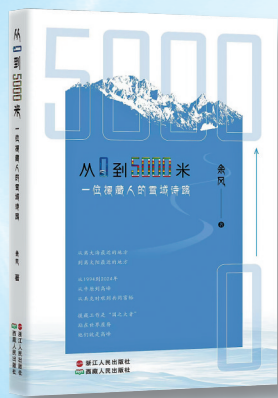
我用文字定格高原的四季流转,记下这里的烟火温情,写下坚守者的无悔初心,也在一笔一画的书写中,读懂了奉献的意义,看清了生命的真谛。往后岁月,我仍会以笔为犁,深耕这片挚爱的土地,把对这片高原的深情、对生活的热爱、对生命的敬畏,全都化作流淌的文字,扎根雪域,让生命在书写与坚守中,变得如天地般辽阔宽广,真正活出最宽广的模样。

## 藏地情怀与“戍边”精神的诗意凝结

——读余风诗集《从0到5000米》

曾云

### 书香西藏



世人皆知“世界屋脊”的神奇、“雪域高原”的圣洁,而在诗人眼中,它是缺氧却满载诗意、烙印着高原红的土地。援藏干部余风的诗集《从0到5000米》,一下牵回我在西藏当兵的记忆——援藏本是现代“戍边”,我们亦同为“戍边人”。“特别能吃苦、特别能战斗、特别能忍耐、特别能团结、特别能奉献”的老西藏精神,是我坚守高原、提笔写诗的力量。如今读诗人余风的诗,便也带着由这份因共鸣而生的真诚与惊喜,悄然走进他笔下的藏地诗境里。

《从0到5000米》绝非普通的藏地风物集,而是援藏干部余风离开高原后,以诗为载体筑起的精神原乡,字里行间洋溢着难断的高原情愫。诗集以“河山”“风土”“援藏”“家园”四卷铺陈,按照题材内容的不同,全面展现了余风援藏三年的工作生活、所见所闻所感,忠实记录了浙江援藏工作实践和西藏在中央对口支援下的发展变化,构建起一条从个体感知到他者共情、从现实叙事到精神升华的递进脉络。

《从0到5000米》中,余风以诗人之笔为西藏立传,既是对这片高天厚土的深情回馈,亦是对高原的一份厚重致敬。这本诗集的珍贵,在于其“双重沉淀”:既是余风三年援藏岁月的情感凝结,也是他以诗歌为载体,对西藏风土与援藏历程的真诚记录。他笔下的语言纯粹干净,看似轻盈的字句里,藏着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眷恋。

于我而言,读这部诗集更像是一场跨越时光的“戍边对话”。虽与作者生长于不同年代,但共同的“戍边”经历,让每一首诗都成了唤醒记忆的钥匙——那些关于高原的细碎回响、关于坚守的心灵轨迹,都能在字里行间找到共鸣。这份共鸣,源于余风写出了所有与西藏“邂逅”者的共同心境:无论是援藏人、戍边人,抑或是在海拔地区生活创作的人,都能从诗中触摸到熟悉的生命温度,也让更多未曾到过西藏的人,读懂了这片土地的炽热与援藏精神的赤诚。

高原高寒缺氧、一日四季,是曾扎根于此者刻骨铭心的共同记忆。即便后来告别这片土地,那份牵挂也从未消散——我们总忍不住倾听雪域的回响,品读或书写关于高原的文字,只因西藏早已刻下心中难以磨灭的“高海拔”。它不是一段过往,而是融入血脉的生命印记:我们仍会以诗为引,为它高歌,为它动容。

在高原的洗礼下,诗人余风褪去纷扰,以一颗单纯的心捕捉圣洁。他用干净的语言、质朴的白描,将高原的灵魂注入诗行,让每一首作品都自带打动人心

的力量。纵观关于西藏的诗歌创作,不少观光者或过客诗人的书写,常常带着采风式的抒情底色,虽也礼赞般地生命的坚韧,终究隔着一层“旁观者”的距离。余风却截然不同——他从未将自己视为过客,而是以躬身入局的姿态与这片高原共生。正是这超越地理空间的精神坚守,让他的诗脱离了表面的风光描摹,让书写有了直抵人心的温度与重量。

余风驻守的那曲,是西藏公认的“高冷”:若说阿里以偏远著称、昌都以险境闻名,那曲则以“最高海拔的冷”独树一帜,全年只剩冬季和“大约在冬季”两季,严寒刻骨。在这里工作,每一日都是对意志的淬炼。而援藏的意义恰在于此:它从不是简单的任务执行,而是一场双向的塑造——当人以真心、真情、真力扎根这片土地,便会被这片土地的厚重与坚韧深深感染,最终在高寒绝境中,活成与这片土地同频共振且有精神高度的诗人。余风的诗与他的援藏经历,正是这场“塑造”最生动的注脚。

高原的“高”,从不止于海拔——更在援藏者“境界高、追求高”的精神海拔里。即便环境恶劣、征途艰辛,诗人余风仍怀揣情写诗、放声歌唱,以赤诚为这片土地“增高”,让生命的高度与高原的高度同频共振。余风的诗,便是这份“增高”最鲜活的注脚。在高原的蓝天白云下,他的“歌声”有听众——雪山大地在听,祖国边防在听,援藏同仁在听,西藏人民也在听,每一句都承载着与这片土地的深情羁绊。

西藏是所有亲历者的共同记忆,那份“相见从不见晚”的熬煎,与“因为太近,所以太远”的牵挂,交织成最动人的情愫。不是他找到了诗,而是这片土地与岁月淬炼的诗,主动找到了他——也正因此,西藏最终将是永远深爱、永远牵挂的“心上高地”。

《从0到5000米》消解了西藏的“遥远感”,打破了援藏的“畏途印象”,转而塑造了一种精神指引——引领人们向往净土、挑战自我,朝着更高的人生境界攀登。余风笔下的高原之“高”,从不是地理上的阻隔,而是生命的高度、诗意的高度,是令人心生敬畏却渴望趋近的巅峰。那雪域边关的高山、白川,那抹不去的援藏记忆,经他以生命情怀谱写成斑斓诗句,不仅留存了岁月的温度,更给每一位读者带来心灵的慰藉与幸福的共鸣,让这份高原情与戍边志,在诗行间永远鲜活。